小白桦诗库



一切始于爱情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诗选

谷　羽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小白桦诗库

一切始于爱情

罗日杰斯特文斯诗选

谷　羽　译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一切始于爱情
Yiqie Shiyu Aiqing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17,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1/32　印张 7 1/4　插页 2

199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1 年 9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340

ISBN 7-5016-0101-1/I・101　　定价 3.35 元

前　言

谷羽同志作为学者到苏联进行考察去了，留下这部译稿让我代笔写篇前言。我义不容辞。

我很高兴写这篇前言，一则是谷羽译诗态度认真，他邀我写前言的盛情难却，二则是我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还算熟悉，在一起谈过诗，拉过家常，在一起朗诵过诗还谈及过他的诗集在中国出版的问题。过去，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诗的中译文散见于我国报刊，这次，作为一个集子出版，就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位在苏联很有声望的诗人的创作特色。

我忘不了 1983 年 12 月那飞雪的冬天。那次，我和戈宝权同志一起出席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翻译家会议，闭幕时，苏联作家协会组织了一次国际诗歌朗诵会。十几个国家的诗歌翻译家们同台表演。主人希望中国同行也能参加。就这样，那天晚会上我朗诵我译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诗《告别大海》。没有料到，晚会正好由这位诗人主持。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长得很俊俏。高高的个子，黑

黑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厚厚的嘴唇，脸上有几颗痦子。他说话风趣、幽默，同时有点口吃。

我是那天晚会上最后一个登台的外国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可能第一次听到一个中国人用中文朗诵他的诗的译文，所以他显得有些激动。我刚刚朗诵完毕，他马上就站了起来，闪动着黑黑的眼睛，抢着说：我想用俄文再给大家朗诵一遍《告别大海》。会场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他的声音圆润浑厚，音色很美，很感人。我发现他朗诵诗时一点儿也不口吃。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1932 年出生在西伯利亚一个军人家庭中。他在童年时代经历了艰苦的卫国战争，成年时又经历了社会的大变动，这可能就决定了他的创作的主要思想倾向：战争与现实。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时，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才 9 岁，父母上了前线，他在保育院长大。他说过：战时住在大后方，没有直接参加战争，但他几乎无时无刻不感觉到战争发出来的激昂的、几乎可以触及的呼吸。

“战争在我们的梦中，在我们的游戏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和节日里。战争无所不在。似乎战争一直存在着。

“漆黑的窗户里有战争，市区公园里的花坛里也

有战争，因为那里种的不是花草而是马铃薯。

“战争在排成队的人群里，每家食品商店门口都排着长长的大队，像生活那样漫长。

“战争在广播员的声音里，因为他们的声音颇似先知者的声音。

“战争，对于我们来说，还在一件事情上，即不是这一家就是那一家，总会有人收到小小的信封，信封里装着灰色的四方形纸片。这张纸片几乎没有一点儿分量，可是它却有千斤重。

“这纸片的名称叫作死亡通知单。它通知说：‘您的儿子(或者丈夫，或者兄弟)英勇阵亡……’”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深感自己有负于烈士的英灵。他觉得烈士们从战火中望着他，从发黄的照片上望着他，从记忆的遥远深处望着他，他们望着，一言不发。他们在等候他的回答。他的回答就是今天的诗。表现战争、战时的前方与后方，以及对战争年代的回忆，成了他创作的主题之一。

这本集子中一共收集了他八首战争题材的诗。当我们了解诗人的思想活动时，再读他这一类诗作，就不难理解他的社会责任感。

然而，生活并不仅仅是战争。生活是复杂的，多面性的。正像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自己所表白的：

“有红旗的漫语，有簌簌的草声。有重逢有分离。有婚礼的鲜花也有坟头上的鲜花。

“生活是由絮语声和轰隆声、由爱和恨、由全球性大问题和日常琐事组成的。生活中有雪也有雨，有笑也有泪，有希望也有失望。它们在所有的昨天和所有的今天，在所有的明天，甚至所有的后天；在同一时间里，相辅相成，彼此为邻。

“这生活本身极其庞大。”

谷羽把他依据诗人几个不同版本的诗集译出的83首诗分成了“爱情篇”、“神思篇”、“人生篇”、“战争篇”、“针砭篇”、“诗韵篇”、“歌词篇”和“叙事篇”。这是他通过对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作品的阅读、研究和分析得出的结果，说明了译者对诗人的理解，也预示了他能够通过译文较完美地表达原作的思想、境界与语言。

我认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主要是位政治抒情诗人。他继承了前辈诗人们的政治热情，注入了时代的特有的精神，通过宜于朗诵的形式，表达了个人的人生观念。他的语言朴实无华，接近口语，包含着浓郁的感情色彩，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无论是倾诉爱情还是针砭时弊，都是和他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他的创作是不断地回答问题，自己的、人际的、社会的、甚至国际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的文学青年所处的时代适逢苏共二十大。它和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的总的觉醒重合了，和突然的、痛苦的反思过去和恢复名誉的人的归来重合了，和争论、困惑、希望的循

环重合了，——一大堆问题，问题、问题！我们正是在提出这些问题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去寻找自己，在成长，在学习生活、学习爱和学习恨，学习思考……”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和跟他齐名的叶·叶夫图申科、安·沃兹涅先斯基等人都出生于风风雨雨的三十年代，在战争胜利后的四十年代开始写诗，在社会大变动的五十年代各自出版第一本诗集，到了六十年代他们的名字已走向世界，七十年代他们的作品被选入教科书，如今到了八十年代他们都已是苏联诗坛的顶梁柱了。因此我很高兴把谷羽译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诗选推荐给我国广大读者！

高　莽

1989.1.

出版说明

田野上的白桦树，端庄，光洁，朴实，温存，岂不正是诗的一种象征。因此，我们选择它作为这套苏联诗歌小丛书的名称。这里收入的是几个时代苏联的优秀诗人的作品。它们是明朗的，而不是晦涩的，有时是哀伤的，但并非绝望的，不少诗诉说了沉重的苦难，然而也显示出坚强的信心。每本集子里的诗都经过了精选，尽力表现原作者的特色和风格。译者也都是当代的名家。希望这套丛书能给广大读者带来喜悦、深思和美的感受，为诗人提供借鉴。诗集装帧精美，也是一种良好有益的礼品。

主　　编

孙绳武
高　莽
卢永福

编委(以姓名笔画为序)

王守仁　丘　琴
卢永福　孙绳武
苏　杭　陆嘉玉
岳凤麟　张有福
张学增　高　莽
顾蕴璞　魏荒弩

目　　次

爱 情 篇

“一切始于爱情……” …… 1
“又来看你……” …… 3
没有你陪伴 …… 5
离异 …… 8
“我离开了春天……” …… 11
荒岛 …… 15
“‘不许动！’……” …… 19
暴雨 …… 22
活动半径 …… 25
“跟随你年复一年……” …… 29
“我和你一见钟情……” …… 33
我和我们 …… 35
“在破裂的桌子旁边……” …… 39
“又刮起了呼啸的北风……” …… 41

神思篇

语言常常忧伤 …… 44

浮云 …… 45
原始林区的花 …… 48
篝火 …… 51
足迹 …… 52
小溪 …… 54
“人的需求并不多……” …… 56
和新加坡诗人高伯欣之子七岁的嘉善
谈论雪 …… 58
回顾 …… 61
“冰凌，融化……” …… 62
通往童年的车票 …… 63
“大自然忽而又十分朴素……” …… 66
泉 …… 67
鸟儿飞来了 …… 69
“银河，隐隐约约可以分辨……” …… 72
告别大海 …… 74

人生篇

“我爱生命……” …… 76
“无论我……” …… 78
“一切我都想看到……” …… 80
飞蓬草 …… 83
“假如……” …… 86
“我想……” …… 88

“生，爱，死……” 90
“世界辗转反侧彻夜失眠……” 92
候车室 95
瞬间 98
纪念海明威 101
加西亚·洛尔加的六弦琴 103
钟 105

战争篇

43 年 108
父与子 112
“那个冬天……” 114
“有个士兵……” 117
退休老人 118
老兵在学校 119
听收音机有感 121
厌倦 123

针砭篇

“头上星斗闪烁……” 126
“你对艺术……” 128
在旧书商家里 131
“你尽可佯装伟大和慷慨……” 133

诗韵篇

韵律 …… 134
“噢，写诗的艰辛……” …… 137
“过去和现在……” …… 139
“似乎简单……” …… 142
创作 …… 144
垂钓者 …… 148

歌词篇

“我请求……” …… 152
你好，妈妈！ …… 155
那里，在云层后面 …… 157
心之歌 …… 159
仿弹唱诗人 …… 161
不必忧伤 …… 163
三个词如同三把火 …… 165
冬天的爱 …… 167
婚礼 …… 169
请你呼唤我 …… 171
唱吧，吉他！ …… 173
感谢你 …… 175
你的婚礼 …… 177
甜甜的浆果 …… 179

年龄之歌 …………………………………………………………… 181
白云之歌 …………………………………………………………… 183

叙事篇

电影替身演员的自白………………………………………… 185
色彩之歌 …………………………………………………………… 190
铜喇叭传奇 ……………………………………………………… 194
童话，善良的幽灵………………………………………………… 198
铁匠偷马的故事………………………………………………… 203
贝加尔湖之歌……………………………………………………… 208

爱 情 篇

一切始于爱情……
人们断定：
“不过是
　　　　　表面的
　　　　　　　　一句话……”
可我要再一次郑重宣告：
一切始于
　　　　爱情！

一切始于爱情：
霞光，
　　劳动，
花朵的眼睛，
儿童的眼睛——
一切始于爱情。

一切始于爱情。

始于爱情！
我对此确实心领神会。
一切，
　　甚至连仇恨——
这与爱情
永远相伴相随的
姊妹。

一切始于爱情：
幻想和惊恐，
美酒与火药。
悲剧，
　　忧虑
　　　　以及伟绩丰功——
一切始于爱情……

春天轻轻对你说：
　　　　　　　“生活吧……”
悄悄话使你不禁身体晃动。
你挺直腰板，
你开始追求。
一切始于爱情！

——给A.K.[①]

又来看你，
　　　　　只想再一次
倾听你的声音，
低头坐在椅子上
不说一句话。
又来
　　敲门，
屏神凝息
　　　　等待回答……
假如你了解这些，
你可能未必相信，
也许会哈哈大笑，
说道：
“这可真傻……”

---

① 阿拉·季列耶娃，诗人的妻子。诗歌评论家，近著有《大师今日写作》(1989)。

你说：
“也算是我的——
一个追求者！”
说话间惊讶地扫上一眼，
坐下站起，站起坐下。
笑声似欢快的小河
流水哗哗……

呶，笑吧，
由你笑吧。
我爱就爱你这
爽快泼辣。

没有你陪伴

但愿做个梦能够见见你。
但愿你的声音
　　　　　　回响在梦中……
不知是雨滴
　　　　　还是雪粒
从早晨就反复抽打
窗棂。
嘭嘭，嘭嘭……
我现在多么需要你！
但愿能相见。
记住全部细节，
　　　　　　　由始至终……
隔壁有人说话。
听不清。
　　　　大概说的是你！……
也许，
　　　我欠你的债，
也许我不善于珍惜爱情：
想听见声音——

不能！
极力回想面容——
不成！……
……但愿你我在梦中相逢！
只求你说说在那里的情景。
说完就完。
然后我醒来。
我的心会因此而轻松……
大概，明天
邮局将送来
你的信件。
我拿这封信该怎么办?
你可听见?
你该理解我的心情——
即便是寄航空，
寄最快的快信，
横竖要经过四天。
四天！
而这四天当中
发生的一切，
我岂能从信中了解?
一天天接踵而至，
像暴风雨的回声……

让我们见上一面吧——
我渴望！
哪怕是相逢在梦中！
不然我难以忍耐，
夜晚会跑到门外，
不戴帽子不穿外套
　　　　　　　　不怕淋雨吹风……
让我们见上一面吧！
　　　　　　　　　不然……
不然我对你
　　　　　爱更强烈情更浓。

离　　异

你把他等待，
现在
你已经不能
　　　　　叫他归来……
你等待。
火车进站。
肮脏的脊背
　　　　　承载
阵阵骤雨的斑痕，
沿路风波的尘埃……
你，
也许一连几个小时
在人群当中徘徊。
为什么
你在这里将他寻找？
置身于提篮、
　　　　　　皮箱、
　　　　　　　　　行囊的漩涡，
置身于人声嘈杂的所在，

目睹幸福的伴侣，
　　　　　　　　失声痛哭的旅客，
目睹车站上步履匆匆
　　　　　　　　　送往迎来……
你等待。
火车进站。
火车进站，
　　　　　隆隆轰响……
没有人提到
　　　　　他的情况。
如今不是他，
　　　　　　而是你
用一种宽恕忍让的目光
在心中反复把往事掂量，
全都接受，
　　　　　全都忍受，
等待
　　他对你给予原谅……
也许，
他发生了意外……
你醒悟得实在太晚，
和他在一起
你曾经百倍的坚强……
肩上的负荷沉重，

压扁了

　　　胸腔里的心脏……

车站呼唤，

　　　　　楼房呐喊：

“务必找到他！

你要找到！

一定要找到！”

再没有更沉重的份量，

但你能忍耐，

但你能承当。

找到他！

一定找到他！

请求

　　他的原谅。

我离开了
　　　　春天，
离开了春天的忙乱，
离开了四月里
挂着冰溜的
温漉漉的花边。
我离开了溪流，
离开了孩子气的纷争，
离开了羽毛蓬松的蓓蕾，
离开了厚颜无耻的麻雀，
离开了喜鹊絮絮不休的聒噪声，
离开了神经质的冲动，
离开了目眩头晕
以及诸如此类
种种恼人的处境……

踏上遥远的行程，
飞向祖国的边陲，
我心中想道：

“好吧！
没有春天，
反正也能生活……
我嘛，
　　有没有它，
　　　　　　横竖都一样，
总而言之差不多。
不会有什么变化——
我的自我感觉……”
但是……
春天
飞越七千俄里，
在吉克斯，
在光天化日之下，
追上了我
并且说：
　　　　　　　　“请撣去灰尘！”
春天追到身边，
使人不得安宁，
闯进日常生活，
　　　　　　　频频入梦。
我
离开了春天……

我
离开了你。
我第一次远行，
离开了你那双大眼睛，
离开了你温暖的臂膀，
离开了你那些女友的电话铃声，
离开了你的热泪，
飞机
　　载我航行。
我心想：
“好吧，
　　　　不止头一回！
我要显示鲜明的个性。
哪怕是
　　　暂时逃避……
因为我刚强，
我——
　　　　一定能……”
没有观测飞行高度。
地面隐约可见……
我突然发现：
你
走进了
行驶中的飞机！

穿高筒皮靴，

旧式大衣……

你说：

“你可知道?

你想逃也逃不掉!

你现在这种作法

纯属徒劳！……”

荒　　岛

疲乏的运动员梦见纪录。
肃穆的诗人梦见词藻。
恋人们梦见
偌大城市里
有座座
　　　荒岛。

最遥远，
最神秘，
承受三面来风，
最荒芜，
最隐蔽，
岛上的领主
　　　　　说爱谈情。

即便最用功的
　　　　　　优等生
埋头课桌，
　　　　　记不住这些岛屿，——

须知恋爱的情人
自有他们的地理！
因为恋人的
地图
　　属于自己！
纵然怀疑论者认为
　　　　　　　　这很新奇，——
验证爱情的
唯有
真理。
请相信：
　　　　不是童话，
请相信：
　　　　并非虚构——
这些荒凉而偏僻的岛屿！……

这里一切都很原始，
一切都非常单纯——
平静的，
　　　　缓缓的河水，
薄而又薄的，
雪白雪白的，
细长细长的
　　　　　云。

风，
感觉天地开阔，
鸟，
发出悠长的歌音，
海，
像心，永不睡眠，
山，
充满了自信。
这里的瀑布
熔岩似的
飞泻，
羞怯的青草
柔韧……
这些
伟大的岛
只从属于
真正的恋人！……
岛上只有两个人。
岛上只有两个人。
仅仅只有两个人！……
雷雨——
就在他们头顶。
两个人
面对千里长空，

两个人
　　　面向永恒!
眼睛映着星星……
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这比任何事情
　　　　　　都要复杂百倍……
平静的城市，
十字街头
亮着黄色信号灯。
氖的橙色反光
　　　　　　闪烁。
广告沉寂，
切断了嗡嗡营营的喧嚣声……

座座
　　荒岛上
窗口熄了灯。
窗口熄了灯。

“不许动！”
这游戏
　　　玩起来真快活……
从尘土飞扬的大院里来的伙伴，
你们可还记得——
从早到晚，
　　　　　院子里响着：
“不许动！”
“不许动！”……
有时你刚刚出门，
倒霉——
　　　　　“不许动！”
就算你一路小跑也得停住，
呆在院子里，
　　　　　　手足无措……
“不许动！”——
已是遥远的游戏，
为什么如今你又来纠缠我？
在远离童年的时候，

人世间
　　　有个女人试图提醒我
不要忘记：
“不许动！”
她说：
　　　“你要坚定不移。
不许动！
什么也不要说。
不许动！”
她还说：
　　　　“你是属于我的！
属于我——
　　　　　这就是一切。
对别人——
　　　　　不许动！
为燃烧的朝霞不许动！
为了良心不许动！
不许动！
别难过，也别发火！
不许动！
我将是你的
　　　　　整个世界！……”

浩瀚的星空凝视我们。

阵风把劲草吹拂……
而我却想不起
　　　　　　游戏的规则。
于是我断然出走。
没有僵死不动。
我就是
　　　这样生活。

暴　雨

——给阿廖娜[①]

“等一等！……”
片刻寂静，又一声：
“等一等……”

难以驱散的昏暗
　　　　　　　紧贴苍茫的大地。
抽打隆起的花蕾
　　　　　　　雨丝笔直像真理。
湿淋淋的鸟儿
在痉挛的树枝上战栗……
暴雨肆虐？
听便。
激怒的天空即将塌陷？
听便！
雷在黑沉沉的山后

---

① 诗人妻子阿拉·季列耶娃的爱称。

拖长声音威严地打鼾……
等一等!
你要忘记一切委屈。
你要忘记一切委屈……
等一等!
所有的委屈我都已忘记。
直到面临
　　　　新的委屈……
你可愿意
　　　　我暖干这些鸟儿?
用灼热的风在林中吹响口哨?
你可愿意
　　　　我从遥远的大海
摘取蓝色的花?
你可愿意
明天
我为你奉献绚丽的朝霞?
挥笔书写:
“这霞光
　　　　献给她。
献给她……”

挤过树丛,
　　　　　暴雨在夜晚倾泻。

你可愿意
这铅样沉重的灾祸
　　　　　　　　即刻泯没？……

等一等！
你为什么默不作声？
为什么默不作声？
你不相信我？
该相信！
你终究会相信，
等到
轰鸣的雨归于平息。
世界凝固，
　　　　　自我惊异。
你一觉醒来。
静静地注视窗上的玻璃，
你自己将会发现
在大地上空，
　　　　　　辽阔的大地上空，
我的心，
我的心
　　　已经升起。

活 动 半 径

我越来越觉得
写作困难。
我的梦幻
越来越错杂纷呈。
岁月短暂如瞬间疾飞，——
任你憨笑，
任你发出叫声……
我离开家门
为最终摆脱
寻常爱情的
活动半径。

满怀自信。
乘上飞机。
我感到高兴。
断然离别了
沉默寡言的女人。
不料依然留在这
异常熟悉的

半径当中。
她的言语，
她的眼睛
　　　　响在我的心里
　　　　　　　　　　犹如回声。
不可思议的半径！
怎样才能
　　　　跳出它的樊篱？
难以置信的半径！
没办法避开它的遥控。
而我在这条半径上——
恰似一只蝴蝶
　　　　被按上了扣钉……
我的心又痛苦，
又欢快，
又沉重，
又甜蜜……
啊，活动半径！
　　　　　　活动半径！
半径在我心中，
任何人心里都有半径，
半径与半径之间
并非界限分明！
愤怒与放肆

有活动半径。
真理与谎言
有活动半径。
下流与狠毒
有活动半径——
阴险，
诡秘，
挑起祸端制造不幸……
独一无二的词汇
也有活动半径。
为寻求这条半径，
我不惜
辛劳终生。
也许，
我能有所得，
也许，
我将
两手空空……

切不断的岁月
疾飞如电！
尽管诸多事务差强人意，
但我感到幸运，
因为

世间有一个女人
天生注定
生活在
**　　　我心灵的**
活动半径之中！……

跟随你
年复一年
我走着，
毫不动摇。
假如你——
是电线，
我——
就是无轨电车！
长长的
双臂
紧握电线，
我将
永远永远
靠你的电流
生活……

我听见：
“撒手吧！
你要

头脑清醒：
怎么能如此
消磨时日——
总是
形影相随不分离？
难道其中
能有独特的
逻辑？
啊，你瞧吧——
一旦腻了，
就是不幸的结局！……”

听便！
随他们
心眼多变——
信口胡诌，
巧语花言。
我跟他们
只消呆五分钟时间，
和你
永不离散！
你——
是我的风，我的锁链，
是我的力量

和弱点。
我在你的形象之中，
像在教堂里面，
既胆怯，
　　　　又甘甜。
你——
　　　大海一般深不可测，
又像思绪
难以捉摸。
你——
　　　我亲爱的，
久已相识，
遥遥相隔。
你忽而
　　　领着我
　　　　　　进入森林！
忽而——
　　　　走向撒哈拉沙漠！
现在你把我
颠簸着
甩向沼泽！
你像婴孩，
　　　　　令人喜悦。
你一发火，

是一次折磨……
有趣味的是我
　　　　　　不得不好奇地
生活！

——给阿廖娜

我和你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
那一天，
　　　　永远铭记心中。
像语言
　　　钟情于双唇。
像水
　　钟情于焦渴的喉咙。
我们一见钟情，
　　　　　　　像鸟儿钟情天空。
像大地
　　　与久盼的瑞雪
一见钟情
在初冬，
我和你
　　　就这样一见钟情。
我们一见钟情，

当我们对于善恶
还一无所知，
　　　　　　懵懵懂懂……
日历上的这个时刻
永远和我们
　　　　　一见钟情。

我 和 我 们

——给阿·鲍恰罗夫[1]

爱情
从“我”这个字开始！
也只能从“我”开始。

从“我”——
发展到盲目的妒嫉。
从“我”——
发展到
　　　废寝忘食！

你可记得？
我——
　　　坠入情网。
你可记得？

---

[1] 阿·鲍恰罗夫(1922－)，苏联批评家，主要著作有《苏联群众歌曲》，《苏联当代文学的人道主义》。

我——
　　　倾心恋爱。

是我！
不是你，
不是你们，
不是他——
浑身燃烧，
　　　　　我自己忍耐。

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人。
只有两个人。
只有她和我。
许多星球。
风
挟带着炎热……

古典诗人的絮语？
　　　　　　　　不！
那只是白昼
一盏小灯……
我深知
　　　任何人
都达不到

像我这样痴情！

一定找到自己的语言。
亲自找到！
亲口倾诉，
地球
　　我觉得太小——
我将在星空大书特书！

不需要任何界石。
一直写到底。
也许……

年轻人，
　　　　请也这样行动！
别听碎语闲言：
“我们从前
　　　　　不这样搂搂抱抱……
我们从前
　　　　不这样疯疯癫癫……

我们年轻时候，
在那些
　　　年

我们
　　不跳舞……
像这样……
　　　　　不体面，
　　　　　　　　不体面……”

烟雾缭绕！
　　　　　蜚语流言！
抛开一切劝告。
苍茫中
　　　一声大笑：
“你们自己
不妨去情场上游荡！

你们
　　有几个人
和‘我们’相像！”

在破裂的桌子旁边
坐着——
　　　　悬崖一样沉默。
你近在咫尺。
又起身离去……
你
　想些什么？

命运把我们——
两个星球
　　　　相互连结。
两个王国。
两串雷鸣。
两重宁静……
你
　想些什么？

连得这样近，
　　　　　　近得眼花缭乱。

连得这样紧，
　　　　　　紧得难以忘却。
连得这样长久，
长久到不可思议！……
你
　想些什么?

夜色悄悄爬上墙壁。
我在昏睡中辗转反侧。
希望
能够梦见
你
　想些什么。

但是
岁月倾斜一闪而过。
结冻的冰层脆又薄。
我永远也不明白，
你
　究竟想些什么。

又刮起了
　　　　呼啸的北风。
春天
　　再次遭遇了暴风雪……
你知道，
我恍然大悟，在这大千世界
你我
　　不是各自孤独地活着！
我们已经——
彼此互为延续。
不能割舍。
没有间隔。
这——似乎很难。
却又根本不难。
也许，
　　　唯其如此
　　　　　　　我们才生活……

多少次——

(我不敢相信)
既非偶然，
也不是矫揉造作，
你的疼痛
　　　　成了我的，
我的血液
　　　　成了你的！……

不过常常是
(次数频繁得多！)
摔倒了，
　　　爬起来，
我带给你的
是自己的不幸、
失意
　　和挫折。

你懂得
　　　供血的科学，
不妨碍我
由着性子诉说。
输给我
自己的鲜血。
安慰，

劝解……

晚霞浮动——
时而更明艳，
　　　　　　时而红似火……

就这样，伴随流年，
　　　　　　　　　我和你
脉脉血液——
业已共有，
重重痛苦——
没有区别。

语言常常忧伤

语言常常忧伤，
语言常常痛苦。
沿着电线飞翔，
它们越过低洼盆地，
它们穿过丘陵峡谷。
信封加盖了邮戳，
它们敲击着枕木，
敲击着枕木，
敲击着泥土：
“就要结束。
一切
就要结束……”

浮　　云

你可想
让我撷取一片云?
就从这里下手……
看，多么蓬松丰润……
云伴随飞机
　　　　　飘飘飖飖，
伸手可以触及，
白白的，
　　　　　像新烤的面包。
受七重来风的牵绕，
随时准备上路，
飞向天涯海角……
阳光的波涛，
苦涩的昏暗，
一起把云塑造……
看:
云在扩展和炫耀，
仿佛它
　　　声名显赫，

举止威严而高傲，
似乎它
　　　　　纯粹是
　　　　　　　　　　花冈岩，
是身重万钧的
巨型石雕。
正准备口授法规与戒条。
神色自负不断膨胀，
以莫测高深的口气恫吓道：
“我想消灭你们，
就把你们干掉！
或者相反，
给你们以恩宠，
假如我心血来潮……”
这些话我闻所未闻。
我
的的确确
　　　　　　　有几分担心……
万一云絮
化作一团
　　　　　　　塞住马达的喉咙？
万一天空罩上帘幕
向我们陷落，
　　　　　　　　　　碎片纷纷？

飞机
沿着长长的阶梯
缓缓驶向
　　　　上帝的怀抱……
随航机械师朝我皱皱眉，
平静地说道：
“朋友，
　　　　不要紧……
我们将平安无事！
你对我
　　　该予以信任……”
他正读《原子裂变论》，
并轻轻哼唱矢车菊的清新……

我们向北方飞行。
安得尔马已经临近。
我们飞行。
我们
　　高过
　　　　浮云。

原始林区的花

我没有带来原始林区的花——
请原谅。

你别信，
假如人们说
这种花
　　　　　预兆不祥，
假如有人说他从书中得知，
那他是在撒谎……

这些花
和草地的花儿
不能相提并论！
它们生存在
暴风拔起大树的地方，
它们长在山冈。
熊熊燃烧，
如同晚霞，
像浸染血浆的蛋黄。

它们不屑于
作城市里
　　　　桌上的点缀。
它们难匹配
水晶瓶
　　　莹莹的闪光。
它们没有这种奢望!
它们永远也不理解
水
会从水龙头里流淌……
请试试去摘取花朵!
试试无妨!
你握紧花茎，
只觉得
　　　手上沾满血液! ……
不要害怕!
请把花别在衣服上……

这是怎么回事儿?
你可看见了
　　　　　这奇异景象?
一旦离开了土地，
离开那片土地，
原始森林的土地，

冷淡的土地，
傲岸的土地，
黎明时刻
　　　　鲜花绽放的土地，
露珠滋润
　　　　遍布熊迹的土地……
花朵
　　急速枯萎！
顷刻熄灭！
立即死亡！

我没有带来
　　　　　原始森林的花。
请原谅。

篝　火

篝火快死了，像人一样……
时而疲倦地静默无声，
忽然
又伸长手臂，瑟瑟抖动，
手指黄而透明。
颤巍巍的
　　　　沿着烟的溪流
　　　　　　　　　　爬行，
似乎想随身带走
这郁闷的凝然不动的森林，
白杨树上发黄的斑痕，
隐隐约约
　　　　鸟儿的啼鸣，
毛茸茸的雾
　　　　　拖出的长尾巴，
还有青草，
以及为云彩轻轻遮掩的
纷纷坠落的蓝色的星。

足　　迹

我喜欢
　　　雪——
　　　　　　在城市上空
自由自在，
犹疑不定地盘旋。
懒洋洋的，
慢腾腾的，
　　　　　毛绒绒的雪
用银鼠皮盛装
为莫斯科人披戴打扮。
大学生
穿着银鼠皮大衣走路。
交通警
　　　披着银鼠皮大氅值班……
我喜欢观赏银色的波澜。
灯在马路上漂浮——
闪亮。
街灯着了，
像在家里，

如同一个O形字母

　　　　　　　　冒着火焰。

蓬松的雪

　　　　纷纷扬扬，

我跟随飞雪奔跑。

雪迷路了，

回旋在灌木丛林之间……

足迹，

辉煌的足迹，

出现在雪地上面，

非常宁静的雪地上面！

小　　溪

这条小溪就这样流淌！
你站着凝神注视：
“你呀，见鬼！
我的命运，
　　　　你流向哪里？”

小溪回答：
“我要去海洋……”

“你呀，
会失去河的模样！……”

“我知道。
我命定
　　　如此。
数尽一座座桥梁
我就死……
然而
我是有用的。

我有用!

你呢?”

人的需求并不多：
寻觅，
探索。
依据原则认定
朋友——
　　　　一个，
敌手——
　　　　一个……
人的需求并不多：
一条小路伸向远方。
妈妈
　　活在世上。
愿活多大年纪，
　　　　　　　就活那么久长……
人的需求并不多：
雷雨过后——
　　　　　　清静。
一片蓝雾轻柔迷濛。
生——

一次。
死——
一次。
清晨新印的报纸——
同人类相亲相依。
只需要一个星球:
地球!
一个就够!
再就是——
星际之路，
还有理想中的速度。
这，实实在在——
要求不高。
这，总括说来——
微不足道。
小小的奖赏。
不高的名望……
人只有
很少的
需求。
只求有人
在家里
等候。

和新加坡诗人高伯欣之子七岁的嘉善谈论雪

大海使嘉善腻了。
可他是个
　　　　认真的人。
想透彻了解
世界的各种秘密——
说话用请求的口吻:
“请您谈谈雪吧!
我画过雪,
　　　　　可是画不成。
我怎么也弄不明白……
雪——
　　　可像冰淇凌?”
“有点儿相像……”
“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想想看,
　　　　你该相信这种奇迹:

在我们莫斯科，
每年冬季，
冰淇凌撒遍大地——
街道，
草坪，
树木，
楼顶，
任何一个院落，
随便一处门前。
让所有的女孩和男孩
　　　　　　　　　快活。
让动物园里的动物
　　　　　　　　高兴。
在我们那里
就用‘雪’这个字眼儿
为这冰淇凌命名。
全国都盼望
　　　　　下雪……
冰淇凌
　　　来自天空。
铺天盖地，
童话里才有这般情景。
雪
　愿意和行人交朋友，

发出轻轻的，轻轻的
　　　　　　　　　沙沙声……”

“这样的冰淇凌甜不甜？……”
“甜。很甜。
甜得
　　无法形容……”

和我交谈的小伙伴沉默了。
他遥望着
　　　　神秘的天际……
“你们真幸运……”
说着叹了一口气。

“有的时候幸运，”
我表示同意。

回　　顾

依然奔波，
　　　　　穿过老林与荒原，
相信儿童，
　　　　　如相信自我，
我们总算明白了：
不会结束，
不会冷却，
也不会削弱，
　　　　　　哪怕是暂短的瞬间，
犁的刚毅，
工厂的呼吸，
解剖刀和笔尖的
　　　　　　　游动流转……
我们理解了，
任何一个**今天**——
都不过是
　　　　明天的
　　　　　　　昨天。

冰凌，融化，
河面呈现湛蓝。
鸟儿，高飞，
有弹性的群体，
矫健又和谐。
婴儿，
诞生，
呐喊，
用同样的语言，
恳求成年人
相互
理解!

通往童年的车票

有个地方有座城，
　　　　　　　　宁静如梦。
富有粘性的灰尘
厚厚一层，深可及胸。
缓缓的溪水玻璃似的透明。
有个地方有座城，
　　　　　　　　城里气候温暖。
我们曾在那里
度过遥远的童年……
夜晚匆匆离开家门，
我去车站售票处买票：
“或许，
　　　　千年当中开个先例，
请给一张
对号入座通住童年的车票！……”
“车票没有……”
女售票员轻轻答道。

这可怎么办，朋友？

该怎样反驳女售票员？
还到哪里去打听
　　　　　　　什么路通向童年？
或许，童年城，
只有通过回忆
我们才能来去往返？
这种办法
　　　　倒简单……
这座城
　　　活跃着许多童话。
大风呼呼响，
召唤人们上路出发。
在这座城里我们常惊喜欲狂，
松树——
　　　　高过天空，
楼房——
　　　　顶着大阳。
跨过一个个雪堆，
冬天在那里悄悄游逛……
我们命运中一支遥远的歌，
可爱的城，
　　　　　谢谢你，谢谢！
不再徒劳地等待了，
我们再也没有回去的时刻。

地球上
　　　其他的道路很多。
我们已经长大成人，
懂得了如何生活。
相信我们吧，童年城，
让我们挥手告别！

大自然
　　　忽而又十分朴素，
忽而又穿上
绚丽的羽衫……
不是它的美
　　　　　使我惊讶，
倒是它的耐性
　　　　　　叫我赞叹。
当夜半更深
　　　　　五瓣花
穿透沥青路面，
我
不因大地的力量而欢欣。
对我说来
这首先是——
　　　　　　求助的呼唤！

泉

回头看，
　　　　一汪汩汩作响的清泉，
俯身向泉水，
　　　　　　欣赏这意外的发现。
清泉
　　大小似孩童的巴掌，
形状像婴儿的小手一般。
水
甘甜……
泉水没有名字，
　　　　　　　不易察觉。
泉水也未必晓得
　　　　　　　它在涌流，
根本也不理解，
涌流为了什么……

你，
　　大概将忘却
　　　　　　　这泉水，

没有它，

你当然也能生活……

然而对于森林说来，

泉水，

恰似流经大阳穴的

血脉。

鸟儿飞来了

今天皆大欢喜!
这喜悦
　　　掩藏不住!
张贴出条条标语:
“鸟儿——
是好朋友!……”
吵吵嚷嚷
要持续
　　　整整一个星期。
“鸟儿
　　　从遥远的地方
飞来了,
飞来了!……”
“我们的鸟儿又回到了家乡,
回到了家乡!……”

一切都为鸟儿们准备停当,——
光秃秃的花园上空,
有慈祥的太阳,

大张着嘴巴的
是为鸟儿筑巢的
　　　　　　　木箱……

报纸
　　欢迎鸟儿，
乐队
　　为它们演奏，
儿童广播节目
有很多
鸟儿的新闻：
“发现了
　　　　一只白嘴鸦，
在野外，
在温泉附近！
白嘴鸦走动起来，
可真迷人……”
听起来多么振奋！
“昨天，
　　　　高傲的椋鸟
梳理
它的羽毛！……”

……一时间

似乎谁也没有察觉
灰雀
和麻雀。
唠，那还用说！
因为它们
　　　　　　仿佛就不算是鸟。
在这节日般的日子里，
它们没有什么
　　　　　　　　值得骄傲：
它们不曾向任何地方飞行，
它们忍受了严寒。
它们默默地生活，
和我们
一起度过冬天。

银河，隐隐约约可以分辨，
难以理解
　　　　它的语言。
难以理解，
　　　　　什么人又怎样安排
反物质的生产。
电子望远镜凝视天空，
摆脱了
人间的焦虑不安。
星星，
　　　我们暂时还难以理解，——
因为星辰
距离我们
过于遥远！……

而厨房里
忙碌的女人
正等待
面团发酵，

膨胀，

　　　　胀出陡边瓷盆……

这个

最亲近，

最难理解的人。

告 别 大 海

这样也好，
　　　　　让我们短暂聚会。
又该进城，
天气恶劣我们马上就走……
应该向大海
　　　　　投下硬币一枚，
为了一年之后
还能到此地重游。
一个月
在这里已经度过，
充满阳光，悠闲自在，
寒冬，似乎隔在千里之外。
在这里我们非常快活，
也许，
我们快活
　　　　仅仅是自己的错觉。
应该，应该在这个月再次归来……
小东西掉进了
温暖的大海。

圆圆的银滴星星点点闪烁光华。
一滴一滴的希望……
时候到啦！
让我们出发……

……某个地方，
在医院里安静的病房，
临终前的五分钟，
我将把这种风俗
　　　　　　　再次回想，
用无力的手
抓住它决不放松。
历览自身的经验，
回顾
　　一闪即逝的情景。
我愿把一枚硬币
　　　　　　　投进生活的漩流，
也许，我能再次归来重度人生？

人 生 篇

我爱生命，
　　　　　不信上帝！
虽然深知
将来
　　或早或迟
会轮到
我的末日。
我将倒在
　　　　石板上，
临进入
昏暗之际，
用疲倦的双臂
拥抱
大地……

但愿
我的朋友们

听到消息，
　　　　　将信将疑。
但愿
夜莺
　　收住婉转歌喉，
暂时沉寂！
但愿
春天
　　勃然大怒
绕世界
　　　来去寻觅……

但愿你
能欢笑，
并感到
　　　幸福满意！

无论我
　　　是否置身遥远的异地，
无论我
　　　是恨或者是爱——
对于重大原则，
对于根本事理
　　　　　　我——
决不偏离，
纵然你
　　　砍掉我的头颅和肢体。
哪怕你朝我开枪射击——
我决不背叛
和我的血液颜色相同的
　　　　　　　　　　旗！……

我持有这神圣的信念
度过了
　　　九千个
　　　　　　并不轻松的日子，

从第一次呼吸，
从第一次咽下
母亲的乳汁，
这信念
　　　就印在我的心里。

只要
我和大路上的风
　　　　　　　　依然熟悉，
只要我还能
　　　　　四处奔波，
腰不弯背不驼，
脚下的大地
　　　　　未化成齑粉，
只要我记着还有恶，
只要我和朋友们还保持友谊，
只要我未在烈火里烧成灰烬，
这信念
　　　就充满生机
　　　　　　　　　继续长存。
要想从我心中铲除这一信念，
除非先窒息
　　　　　我的心！

一切我都想看到。
都想尝试。
　　　　　一切，除了死。
想听见世界上一切轻声细语
和它那全部的隆隆轰响。
就连神圣的国家计划局
按照预算
　　　　分配给我的，
我也真诚地接受。
然后和朋友们一道
　　　　　　　　化他个净光……
一切愿望都能实现，
除了最有光彩的——
让时间机器的轮子
　　　　　　　　生锈——
缺乏润滑油……
我真想
把那个水兵的苹果
　　　　　　　　咬上一口！

我真想
　　　触摸
毛瑟枪同志的扳手！
血管里根本不是血，
而是时间在涌流。
让人们日后去分辨
谁是天才，
　　　　　谁是懦夫，
　　　　　　　　　　谁是战士。
因为人
并非死在
　　　　他快要咽气的时候。
而是当他说出这样的词句：
“我对自己感到满意……”
我对自己感到满意……
可以准备金钱，
在公墓预定一块地皮
并与殡仪馆取得联系……

而在相邻的小花园里，
打扮漂亮的孩子们欢笑吵闹。
他们并不知道，
时代属于他们——
　　　　　　　　前途无限！

我们也不晓得这一点。
不相信自己正走向暮年。
总有一天，
每个人心中
　　　　　将锤炼出一条真理：
幸福
　　永远没有终点站！……

……或许，世界因此才前进。
世界因此
　　　　才运转。

飞　蓬　草

在这古老的世界上，
充满
　　美好的心愿，
我看
飞蓬草似的
　　　　　人们
实在可怜。
有摩天的——
　　　　　　山岭。
有无边的——
　　　　　　密林。
有满杯的
痛苦。
有洋溢的
幸运……
也许，
　　　飞过那座山冈，
也许，
　　　越过那条河流，

连水
　　都更甘甜，
连酒
　　都更醇美，
也许，
　　　饮食更丰盛，
也许，
　　　机遇更实惠……
飞蓬草
　　　在寻找
自己的眼泪……

长风刺骨，
里程标杆暗自抖颤。
星星默默燃烧，
照耀
　　故乡的家园。
不久将出现
　　　　　严寒。
我再次心痛地注视
飞蓬草
　　　在地面上
翻滚旋转……

虽然
　　大地确实广阔，
但在世界上——
古往今来
人
　只有一个
　　　　　妈妈
和一个
祖国。

——致邦达列夫[1]

假如
　　人永远活着，
其结果
可能十分悲惨……
怎么判断
　　　　你一生的价值?
如何体验
　　　　什么叫做冒险?
纵身跳海吗?
竟然不沉底!
扑向火丛吗?
身上不起火焰!
耕田种地吗?
以后我也来得及……

[1] 邦达列夫(1924－)，苏联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热的雪»、《岸》、《选择》，曾荣获苏联国家奖金和列宁奖金。

发明火药吗?
何苦我要这么干?
长生不老的
　　　　　俘虏
充分享受着
　　　　　懒散的傲慢。
人们决不会
　　　　　有任何创造!
万载千年
　　　　爬行,
总也脱离不了黑暗……
或许,人生最根本的
　　　　　　　　　刺激因素
就在痛苦的真理中蕴含——
我们
注定有
　　　死亡的一天。

——致维 · 科罗季奇[1]

我想
在人生定理之中
用命运和一行诗
　　　　　　　证明:
我在这个时期生活,
我在这个时代生活。
在这一个
而不是另外一个。
升起了
　　　　时代的旗帜和象征。
燃烧了
　　　　时代的咒语和原则……
也许,
我们终究

---

[1] 维 ·科罗季奇(1936—),苏联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潮流》、《变形》、《希望》等。

做过些什么。
也许，
我们终究
说过些什么……
风的涟漪从云杉林中穿过……
而让人们平静，
似乎正在结痂
正在愈合的
回忆
阵痛在阴天以前发作，
阵痛在阴天以前发作。

生，

　　爱，

　　　　死——

连蝴蝶

都遵循这种规律。

假如生活

　　　　空洞委琐，

那么就连衰老

也不可惧。

命运预报了

　　　　　顺序。

这一点

你自己看得清晰，

当你——

与最后一个词

面对面

搏击，

你断然不会怀疑！

生，
　　爱，
　　　　死……

即便是最高傲的头颅
也不得不低垂，
面对这几个
不可逾越的
　　　　　动词……

而最后这个动词
笼罩着
永恒的神秘，——
它注定会在某时某刻
　　　　　　　　　成为
最终的
首要之敌！

世界
　　辗转反侧彻夜失眠，
它有一系列致命的
麻烦。
全部希望
寄托于
宇宙人瓦兰。
我听说，
　　　　瓦兰人
理应在我们面前出现，
身穿闪亮的铠甲，
头顶知识的
光环。
在特定的时刻
　　　　　　来临，
在最后的瞬间
　　　　　　飞降，
拯救
地球

免遭可怕的灾难。
解决
地球的一切复杂问题
　　　　　　　　　轻易而迅速……
啊，但愿瓦兰人有这种才干！
啊，但愿瓦兰人有这种手段！
然而，星辰的面孔
　　　　　　　　死气沉沉，
你在星空找不到救命济世的神仙。
哎，可惜瓦兰人
纯属虚幻！……

而地球，
　　　　这个地球，
连同它闪光的日子，
连同它泛滥的春水，
连同一切，
　　　　　只要是地球上的东西，
无论永存的，
还是短暂的，
连同路旁的小白桦，
连同森林
　　　　和土地——
拯救和捍卫这一切，

责无旁贷的
靠我们自己……
俯身向着永恒，
庞大的，遍布鲜花的
地球
　　正把我们凝视，
既怀着爱恋，
又发出咒语。
湖泊的眼睛里——
　　　　　　　　有责备，
无边的旷原上——
　　　　　　　　是忧虑……

假如我们无力拯救，
那我们活着
还有什么意义?

候　车　室

我们在候车室
　　　　　　等待。
我们当中的每一个
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什么……
楼房前面的司机
摆弄着“伏尔加”的钥匙，
　　　　　　　　　　　　等待
首长上车……
看那位戴夹鼻眼镜的老人干净利索。
他在等待。
他要去沃洛格达市，为听几支歌。
一个老太婆
叨念着养老金，
在瞌睡中微笑，
　　　　　　　怡然自得……
妻子等待
　　　　温驯的丈夫……
姑娘等待爱。
她的心情慌乱忐忑。

而那个上尉
　　　　　正向姑娘凝视——
离他乘坐的火车启动
还有整整一个小时……
领航员等待转弯——
即将出现
　　　　浅滩。
教师等待
　　　　例题答案。
孩子们等待
　　　　　下课。
农庄庄员们
　　　　　等待着变革。
一个觉醒的，
有所期待的国家
和整个世界，
等待中停滞不前的世界……
我们面临——
　　　　　　暴风雨前的静寂！
我们拥有——
　　　　　　日益增长的
　　　　　　　　　　　威力！
我们等待发现。
我们把朋友呼唤。

我们彼此讲的

是并不甜蜜的语言……

我们

在候车室

等待！

但是在等待中

我们

不会让双手清闲！

瞬　　间

且莫傲慢地看待
　　　　　　　分分秒秒。
时辰一到——
你自己
　　　就会明白：
它们呼啸着，
恰似掠过鬓角的子弹——
瞬间，
　　　瞬间，
　　　　　　瞬间……

瞬间积淀成
　　　　　年年岁岁，
瞬间积淀成
　　　　　悠悠纪元。
有时候我不理解，
哪里是——
　　　　　起始的瞬间，
哪里是——

终止的瞬间。

每个瞬间

都有自己的内涵。

有自己的排钟。

有自己的特点。

瞬间鸣响，

有的人——耻辱，

有的人——声名扫地，

有的人——永垂青史

英名传！

细微渺小的瞬间

织成雨网。

从天空洒落

司空见惯的幽怨……

有时候

你年过半百还在等待，

何时到来——

你的瞬间。

这瞬间

必定来临，

像大而解渴的一口——

一口水，

在炎热的夏天……

总括而言，

务必要记住义务。

从起始的瞬间，

到终止的瞬间。

纪念海明威[1]

莫希干人[2]离去了，
渐渐离去了。
没有踩响地板。
没有触摸门户。
没有诅咒，
没有呐喊，
走了，手脚冰凉。
永远归于沉寂。

有些人虚伪地
咒骂他们，
虚伪地
赞扬。
吹捧。
他们逐渐变得生疏……

---

[1] 海明威(1899－1961)，美国杰出的小说家。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老人与海》、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54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2] 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种族，因欧洲人的殖民政策而衰亡。

莫希干人
曾经惊讶地生活。
莫希干人
曾经冷笑着生活。
他们说话古怪。
举动奇特。
盲目。
　　　　　愚昧。
　　　　　　　　　　含糊……
就这样走了，
没有体验
　　　　　　恐怖，
因而没有学会
畏惧。
他们走了，
留下
　　　　春风，
留下亲手栽种的
树木。
他们走了，
留下
非常需要
　　　　　　莫希干人的
辽阔的沃土。

加西亚·洛尔加[1]的六弦琴

一根琴弦——
黑暗中铮铮作响的
　　　　　　　　琴弦。
我用词汇，
有时候愿用花朵
代替箭囊中的箭。

另一根琴弦——
　　　　　　　是江河。
拨动这根琴弦。
我轻轻地弹拨。
我的童年
　　　　因此而欢乐。

第三根琴弦——
　　　　　　是条蛇。

[1] 加西亚·洛尔加(1898—1936)，西班牙诗人，著有《吉卜赛谣曲集》、《深歌诗集》和诗剧《血姻缘》、《叶尔玛》等。同情劳苦大众，仇视反动的统治阶级。终遭法西斯分子杀害。

请不要畏缩住手。
这只是我的联想——
要让我的仇敌
　　　　　　吓得发抖。

第四根琴弦横亘蓝天。
第四根琴弦犹如朝霞。
它是——七彩长虹，
在我贫瘠的土地上空
　　　　　　　　　悬挂。

第五根琴弦——
　　　　　　　用柔藤铺就。
快呼唤亲朋好友！
无论谱写乐章，
还是谈情说爱，
都离不开葡萄美酒。

还有一根琴弦，
一根敏感的琴弦。
然而，——
　　　　　实不相瞒——
罪恶的子弹击中了它，
已经迸断。

钟

为纪念世界儿童大会，在索菲亚建立了一座纪念碑。白色石柱上挂着许多钟，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首都运送到这里来的钟。

是节日？
是火灾报警？
不平静的大地上空——
钟声当当，
　　　　　当当的钟声！
试一试力量，
　　　　　　练一练听觉，
由于隆隆巨响而兴奋得发狂，
孩子们
　　　敲打一口口钟，
东京的钟，
布拉格的钟，
莫斯科的钟，
仰光的钟！

孩子们扬声欢笑！……
而大阳的钟
　　　　　鸣响着
　　　　　　　　给予回应……

扎蝴蝶结的小姑娘
　　　　　　　　踮起脚跟，
想用小手
触摸那巨大的幸福！……
红头发的病孩儿，
顾不得分辨
哪儿是德里，
　　　　　　哪儿是墨西哥的钟，
欢乐地敲击！
快到明天。
快到明天吧！
他盼望，一扇门
　　　　　　　即刻敞开！
啊，怎样震颤，
　　　　　　　怎样轰鸣啊，
孩子心上的
　　　　　钟！……

成年人啊，

你们——责无旁贷，
不要违背
　　　　这种决心。
在孩子面前
　　　　　不要屈身下蹲，
最好把他们——
　　　　　　　响亮的儿童——
高高地，
　　　　高高地举过头顶！

战 争 篇

43 年

带着
　　孩子
　　　　上前线，
军医同志……
我的妈妈，
好妈妈，
我不要爱抚，
你不要哭！
我穿着军人的制服，——
当着别人的面
不必爱抚！
我穿着军人的制服，
我穿着
　　　你的靴子。
你不要哭！
我已经十二岁，

差不多
是个大人……
双道铁轨，
　　　　　双道铁轨，
　　　　　　　　　　双道铁轨，
漫长的铁路……
我的口袋里装着文件，
部队的图章威严。
我的口袋里装着文件，
文件上说
我是——团的儿子。
这个团可是个
　　　　　　驰名的近卫军团，
战火中经受过考验……
我乘火车奔向前线。
我盼望
发给我一支勃朗宁手枪。
我的时刻到了，
我要英勇无畏地
　　　　　　　冲向战场……

老太婆们
偶然发现了我，
难过得连声叹息：

“不丁点儿的小兵……
乖儿子……
没办法，
　　　　　是这种日子……”
我的妈妈，
好妈妈，
快给她们解释解释！
我想问：
为什么
她们要冲我哭？
为什么
她们把我爱抚？
为什么
把我叫作乖儿子，
还塞给我乌黑的白面包，
低声嘟哝着话音含糊？……

我的俄罗斯啊，
不必这样！
我不要爱抚，
　　　　　　　你不要哭！
我不要爱抚！
我只是一名
未来的团的儿子，

眼下
任何功勋
　　　　都没有建树。
我的前途如何，
你也说不清楚。
双道铁轨，
　　　　　双道铁轨，
　　　　　　　　　　双道铁轨，
漫长的铁路。
火车缓缓行驶，
摇晃得厉害，——
列车很长，
走得很慢，
恰似
等候领取配给面包的队伍……

父　与　子

——致马果马耶夫

有时候，歌儿唱不出声，
无论清醒还是做梦的时候。
父亲想从战场上归来，
谁知竟在战火中
停留。
转眼过去了二十多个年头。……

思念之苦难以忍受，
于是儿子来到波兰远游——
为探望
　　　　生身的父亲，
他把他找到。
然后——
他垂下了头。
他的年纪
　　　　　刚刚超过
父亲，

而父亲死于激烈的战斗……

一束束白色的鲜花
摆在墓地，
　　　　　摆在墓地。
堪与战地医院的绷带
　　　　　　　　　相比拟。
呼啦啦飘动的是潮湿的旗。
天空洒落
帘幕似的细雨……
几个波兰人走过来
和他一起默哀，并肩肃立。
稍后一个问道：
“对不起……
地球不会把士兵
　　　　　　　忘记。
大概您
想让他
　　　安息在祖国的土地？……”
湿润的风吹得树叶沙沙响。
镜片上颤动着泪滴……
儿子用轻微低沉的声音回答：
“父亲这也是在故土中安息……”

那个冬天，
像战争一样——
凶残。
风狂卷，
刺骨寒。
雪堆
沉甸甸
压着一月。
房屋
在重负下呻吟气喘。
严寒
从缝隙里偷偷钻出了地板。
新老师谢尔盖 · 萨内奇
不停地咳嗽。
我们教室里
墨水冻得像冰块一般。
教务主任不得不取消
默写测验……
我认为，

风呼啸
并非无缘无故，
嗓子
早晨疼痛
也不偶然，
因为
整个世界，
一年四季
只剩下战争和冬天！……
暴风雪
恣肆地抽打大地，
河流
在冰层的嘶鸣中震颤。
窗户上的冰花
幻化成圆圈，
仿佛什么人
向每扇窗
射出了一粒子弹！……
女邻居
戴着寡妇的头巾，
呜呜咽咽到深更夜半……
那个冬天
像战争一样
长久。

至今回想起来
我不禁
**　　　仍要打个寒战。**

有个士兵
参加了空前的战争，
在燃烧的大陆上跋涉征战。
起初
他只能梦见
胜利的一天……
曾经撤退，
也反复进攻，
克服了种种伤痛与灾难，
他甘愿把生命
奉献给
胜利的一天！……
他的眼睛
从未掉过眼泪，
他不知道
什么是惊恐与疲倦……

他哭了，
只有一次，
是在胜利的一天。

退休老人

院子里
　　　　飘浮着汽车的机油味儿。
他毫不厌倦地照看几个小孙孙。
“哎，老大爷！
劳您驾，
　　　　　哪儿是六号门？”
出租汽车司机喊叫着问。
我和他
谈论足球。
看背影
　　　　似乎更瘦骨棱棱……

……然而这削瘦单薄的
　　　　　　　　　　脊背——
承受过
两次
革命
和三次
战争！

老兵在学校

音乐迎接老兵。
和退休者的习惯全然不同，
在中学的普通教室里，
他们正讲解
　　　　　“勇敢的课程”……
又出现了——坦克！
再一次响起内燃机的轰鸣。
焦土里的避弹所。
而战友——
还活着，
　　　　仅有的一个——
只是鬓角上
淌着鲜血……

教室里
　　　时间已经凝滞。
教室里
　　　又安静又明亮。
老战士全神贯注，

似乎
惋惜
那逝去了的景象——
那克制了的
　　　　　绝望，
那哒哒响的
　　　　　机枪。
还有冰天雪地里的梦。
还有噗哧噗哧的泥塘。
还有——
　　　　暴风雨中不感冒也不着凉！……
那里的天空
为轰隆隆的爆炸声皱眉，
致命的昏暗
盘旋翻飞……

但是那里
还曾有过青春。
青春
分外壮美！

听收音机有感

大地
　　有城市的荒凉贪婪，
有敲打石头的雨点，
有海洋与池沼的沉思，
有向天空蜿蜒的冰川。
大地
有霞光鲜红的启迪，
大地
交织着条条雪线，
遍洒寒冷的露，
拥抱热带的暴雨。
大地
有各种各样的水：
溪水，
泉水，
海水，
还有炉灶上大量的蒸汽。
大地

有皮聪达[①]和迈阿密[②]的
温热，
有牧羊人喉头一口酒，
有安卡拉河[③]的激流，
有徐缓的维斯拉河[④]——
但却如此可怕，
如此不可思议的
干燥，
由于偶然一颗火星，
它就能
熊熊燃烧！

---

① 苏联地名。
② 美国城市。
③ 在苏联西伯利亚。
④ 在波兰境内。

厌　　倦

地球上
　　出现了厌倦，
厌倦
不可避免！……

母亲们
　　地球上的母亲
厌倦了
生养士兵！
厌倦了
　　在地图上猜测，
在徒劳的希望中
生活！……
缝纫工厂
　　　厌倦了
制作
军装！
喷气式飞机
　　　　厌倦了

迎敌
起航！
林中道路
　　　　厌倦了
背上驮着
坦克！……
厌倦
　　缠绕着大陆。
终于出现了
　　　　　这样的时刻……
大海厌倦了
颠簸
导弹巡洋舰！
它厌倦
　　　呼吸
灾难的
　　　钢铁气息
和把潜水艇
藏在
　　深深的
　　　　　海底！……
天空厌倦了
　　　　　霹雳。
大地厌倦了

承载
　　密密麻麻的靶子，
靶子，
而不是城市！……

甚至连金属——
　　　　　　　没有灵魂的，
冰冷的，
　　　　迟钝的金属，
经过百代千秋漫长的世纪，
也厌倦了
铸造武器！

针 砭 篇

头上
　　星斗闪烁。
双臂自然舒展
伸向星光……
我最怕
　　　人们睁开双眼，
毫不惊异，
对白昼习以为常。
活着。
不追求童话的幻想。
而出入
　　　诗句，
　　　　　　像进修道院游逛。
捕捉火烈鸟[①]

① 火烈鸟、小金鱼，均为俄罗斯民间文学中的形象。普希金所作的著名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即借鉴了民间故事中的素材。

为烹炸

　　　下饭。

逮住小金鱼——

为熬鲜汤。

你对艺术，
有份量的，
大胆的，
不枯燥的艺术
　　　　　　可有兴趣?
那好，
我们来谈谈他——
谈谈他坐卧不安，
谈谈他尚未公开的秘密……
顺便问一句:
角落里那张桌子旁边，
是谁和作曲家
　　　　　　坐在一起?
长时间泡在艺术新闻培训班里，
叫人畅快又惬意。
一切正常。
没有高音大嗓，
全是窃窃私语……
你听说了吗?

他，前不久
上了电影，
立刻显得很神气，
接着举行了
　　　　　第四次婚礼……
瞧，
那个身材高高的诗人，
大量服用鲁米纳，
整天昏沉沉蹓来蹓去……
标致的女演员
简直是个少女。
她的情人——
　　　　　　哎呀呀不得了！
我可以挨个儿数出他们的名字……

你对艺术，
高级的，
刺激性的，
引人入胜的艺术
　　　　　　　可有兴趣？
作家
正办理离婚手续……
这一位
　　　夏天

有了外遇。
那一个
和芭蕾剧团群舞演员住在一起——
虽说活着，心里痛苦，
真晦气……

你对艺术，
各种各样的，
并非三言两语的艺术
可有兴趣?
任何问题——
都能回答?
男演员和他的情妇
六月份安置了新居……

打住!
擦干净你的唾沫!
“艺术评论家”，
你该闭上嘴休息休息!

在旧书商家里

小伙子心情激动：
“真是岂有此理！
你的作法
　　　　无耻而蛮横！
假如这是古版书籍，
我对价格自然没有争议……
可这些都是
　　　　　早已再版的书。
经过加工。
经过修补……
你的装帧
　　　　又有什么
　　　　　　　　特殊？
千篇一律的印刷体……
古老的真理……”
而旧书商
　　　　扶一扶眼镜，
又摇一摇
　　　　满头的白发，

一面用手掌抚摸
永恒的真理，
一面微笑着
提高
价码。

你尽可佯装
　　　　　伟大和慷慨，
像夜间熊熊的火光。
像暴雨倾泻峡谷，
任你在杂志上隆隆山响。
你尽可装得亲切，
　　　　　　　　可爱，
像久盼的春雨一样。
任你装扮成不可缺少的人物！
请问你装得可像？……

而现在
请把窗户敞开。
抖落外壳似的伪装。
你必须
　　　用自己的生命
证实
你自己的诗行。

诗 韵 篇

韵　　律

早晨爬过楼顶，
给所有的房屋镀上一层金……
过生日的我
最初
　　听见的
是音韵。

不知是古韵
　　　　　还是新韵，
在我耳朵里回响，
表示
我的本质，
其声调悠扬而漫长。

它打动了我的心。

它既新奇又独特。
我听见了它，
　　　　　　浑身一抖。
我笑了，
随后——
　　　　竟然将它忘却！……
现在无论如何想不起来，
因此闷闷不乐……

从那个时候起，
　　　　　　　我像野外的风，
终生
寻找韵律。
隆冬季节
　　　　冻得
　　　　　　难忍难耐，
兜着圈子叹气。
我倾听人们说话，
倾听鸟儿鸣啼，
倾听自己的心声，
倾听朝霞火红的歌喉，
倾听来自暗处的骚动。
我觉得
很近很近，

　　　　　就在身旁，
那韵律！……
清冷，如星斗满天的夜空，
像碉堡，可望而不可即。
光滑飘逸，
　　　　　像空气。
惯于潜逃，
　　　　　与水银相似。
乐队齐奏。
雪橇沙沙作响。
高脚酒杯相碰。
蒸馏瓶儿相撞……
就是它！
　　　　似乎是那韵律！
仿佛是。
可终究——
　　　　　不是！
那韵律我能立刻感知，
呼唤它跟随着我……
我就这样生存，
　　　　　　　这样回忆……
我——是靠这种方式
　　　　　　　　　生活，
也许。

噢，写诗的艰辛
难以言传，
也不在诗行中间！……

纸是白的。
它善于忍受。
读者
　　也能够完全习惯。
可以
让水穿过筛子。
也可以
弃置一角
发酵发酸。
对这件事
　　　　大书特书。
对那件事
　　　　闭口不谈。
玩弄
　　合撤押韵的把戏。

也可以做得截然相反：
随意胡诌，
　　　　　或任性蛮干，
使评论家们
瞠目结舌，
　　　　　哑口无言。
有些人
被赋予了这种职权……

然而我怎样才能
　　　　　　　毕生诚实？
不用敲门
走进你的房间。
不费周折
进入你的心田。

过去和现在
　　　　　我都按照定货
　　　　　　　　　　　写作。
定货的
有纷纷的雨和飘飘的雪。
有通向晚霞的
　　　　　　道路，
有悬浮在道路上空的
云朵。
我按照
　　　秋天的
乌黑的鸟窝
和竖起羽毛的鸟儿们的定货
写作。
我还记着敞开心扉的
　　　　　　　　　报纸
烫手的
版面的
　　　定货！

定货的
　　　有钟点，有瞬间。
有心灵的疼痛。
有琴弦的颤动。
定货的
　　　有呐喊的世界
和它的死一般的
寂静。
还有最后的组诗
边缘上
不期然而复苏的诗行。
还有午夜后
来电话的朋友
那深沉莫测的
痛苦的
　　　怅惘。
回忆的喧嚷，
房门吱吱的声响……
过去和现在
　　　　　我写作，
按照你那苦恼的微笑的
　　　　　　　　　　定货，
然而那苦笑的含意，
没有一次我能够猜破……

但愿大地上
　　　　　白昼之光不会熄灭。
但愿天空下
　　　　　禾穗起伏犹如浪波。
但愿它不会结束——
定货。
但愿
　　这定货
　　　　　源源不绝。

——给巴赫姆托娃

似乎简单：
找到词汇并安排妥切。
遗憾，这种局面越来越稀少，
越来越费斟酌……
稿纸又摊在面前，
它仿佛晓得，
你要挥笔落纸，
因而半死不活。

但是归根结底，
在某个地方
它确实存在——
那个
唯一的、
那个难以解释的、
音调和谐的
天才组合，

普通词汇的

天才组合。

创　作

如何让石头复活?
起初
他不敢相信
　　　　　雕刀的精确……
但渐渐地
从一团混沌之中
浮现出一张面孔。
确切地说——
　　　　　　一张脸的轮廓。
这面孔谁也不像。
这面孔还悄然无声。
这面孔五官位置还不分明。
这面孔
还无言地柔顺，
从属于任何一个生命。
属于儿童，
　　　　　妇女，
　　　　　　　　老人，
　　　　　　　　　　　英雄……

他就这样让石头复活。
他——
　　　正在行进途中。
只有一点他于心不甘:
就此
　　停顿。
然而又难以举步……
人的决心
　　　　在重大的瞬间
正受到束缚。
但是
　　整座石头
用请求的胸音
奋力呐喊:
“快!
　　　艺术家，快!
为何放慢进度?
你没有权力
　　　　　不加紧工作!
你给我生命!
你肩负重责。
你有能力。
我渴望生活!
我正开始

　　　　生活。
你要开朗果断地信任我。
你了解！
绽开吧，
　　　　像绽开五月的花朵。
你认识我！
请让花冈岩的血管里
流淌、
　　　搏动
　　　　　石头的血。
你该相信我！……
身材魁梧，
神情活泼，
微垂的面颊
　　　　　泪水滂沱……
看吧！
快看！
我睁开了
忧伤的
　　　花冈岩的双眼。
瞧：
我正期待真正的风。
我的心中
已经鼓荡着

你的春天！……”

而塑造

这座雕像的

人

正站在窗前抽烟。

垂　钓　者

你们钓什么，
　　　　　　垂钓者?
你们钓什么?
你们总是
难以接近，
　　　　　孤僻冷漠，
你们支撑双肘
　　　　　　　面对滔滔的江河，
你们手中似乎不是钓竿，
而是一条条缰绳在握。
似乎这不是河流，
而是奔马，
　　　　　口衔马勒，
似乎你们
在谛听
　　　不绝如缕马蹄得得，
似乎你们
就需要这样生活——
永远驰骋

追求垂钓者的欢乐，
躬身俯向马背
轻轻地吆喝……
而长筒皮靴上
沾满污泥。
桶里是
密密麻麻的棘鲈
和鲈鱼……
它在哪里？
你们的
金鱼？……
你们的面前
顺流驶过
帆船、帆船……
而我的窗后
小街上嘈杂混乱。
我坐着，
平倚着双肘。
我的手中不是铅笔，
也是——渔竿。
我和你们垂钓者一样，
作各种尝试。
我可不愿意
钓懒洋洋的斜齿鳊。

我把钓竿甩进喧响的激流——
笔记簿的纸页上
涟漪波动，
重重圆圈
　　　　不断地荡漾扩展……
然而我钓起的鱼
半死不活竖着针状的背鳍。
头脑困倦，
　　　　　太阳滚动，
映照每一刻的生活，
映照每一颗水滴……
也许，人们会说：
“你不会钓鱼！
缺乏应有的耐心，
　　　　　　　　总是过于性急……”
不，你们要明白：
我厌烦微不足道的
　　　　　　　　渺小东西！
它
　在哪里？
我的
　　金鱼？
它，
　　唯一无二的金鱼，

藏在哪里?
在深不可测的危险的水底?
你们怎样钓鱼,
垂钓者?
你们怎样钓鱼?
我祝你们走运。
祝你们有渔夫的好运气。

歌 词 篇

我请求:
离开我吧,
我的忧愁,
哪怕不太长久。
请你化作云,
瓦灰的云,
从这里——向可爱的家乡,
向我可爱的家乡随风飘流……

我的岸,
请你展现在远方!
哪怕是小小的一段,
一条纤细的线。
我的岸,
温柔的岸,
亲爱的岸,
啊,但愿有一天

能够游到，游到你的身边……

很远很远的某个地方，
天空正下太阳雨。
依傍河流的一座小花园
樱桃成熟了，
树枝弯弯垂向大地。
很远很远的某个地方，
在我的脑海里，
如今仍像童年般的温暖，
虽然
这茫茫积雪
覆盖着记忆！……

你呀，大雷雨，
把我灌个够吧！
任你灌到沉醉，
只是不要灌得昏迷！……
瞧吧，
像是最后一次，
我又朝远天一角凝视，
仿佛在把答案寻觅……

我请求：

离开我吧，
我的忧愁，
哪怕不太长久。
请你化作云，
瓦灰的云，
从这里——向可爱的家乡，
向我可爱的家乡随风飘流。

你好，妈妈！

你好，妈妈！
你的歌
　　　又在我梦中萦绕。
你好，妈妈！
你的慈爱
　　　　像记忆那样明澈辉耀。
这世界闪烁金光并非由于太阳——
你的善良
涵盖了天涯海角。

你逐渐衰弱——
你的力量
　　　　溶进我的身心。
你渐趋高龄——
你的岁月
　　　　伴随我走过人生大道。
无论光阴流逝到什么年代，
对我说来，
你永不衰老。

你的双手
为十口之家
　　　　　日夜操劳。
你的孙子孙女
在蓝天之下
　　　　　诞生了。
手扶摇篮又一次唱起歌谣，
你从小孙女的模样
忽然认出了自己的面貌。

地球上
　　　好心肠的人不少，
可亲近的人不少。
但是归根结底，
　　　　　　　归根结底，
就数妈妈，
我的妈妈——
　　　　　　最好！

那里，在云层后面

空中飘洒着轻柔的细雨，
阵风吹过失眠的平原。
真想知道，
　　　　　什么等待着我，
那遥远的天际，
那里，
越过地平线。

并非无缘无故我向高空走去。
盖着广漠深厚的积雪睡眠，
因而我才发现，
　　　　　　　彩霞多绚丽，
那里，
在云层后面。

我相信，经受重重挫折与不幸，
一生忠于朋友，走遍万水千山，
我必将结识爱情，
　　　　　　　　和你相逢，

那里，
经过峰回路转。

假如事出意外我遭遇不测，
你毋须在悲哀的大地上寻觅住返。
要知道，我的心
　　　　　　随时可以找到，
那里，
在云层后面。

心　之　歌

心又跳得厉害，
比年轻时跳得还快，
以现代的极限速度猛跳。
可惜，
　　　这部马达的
备件
暂时还无处寻找。
或许，总有一天能寻觅到手，
高明的医生
　　　　　唱歌似的说道：
“好吧，
为了重新开始，
我们为您换一部心脏！
您的心
跟不上生活节奏，
　　　　　　　　已经衰老……”
也许，这种话终能兑现。
也许，说到必能做到。
可目前

人们在地球上来来往往。
不停地遐想。
渐近暮年而远离了青春。
眼瞅着空中飘荡的浮云。
为幸福叹息
　　　　　或为痛苦呻吟。
相互之间
　　　　从不把长生不老谈论……
而善良的心
疼痛的时候
　　　　　更勤。
心疼痛
为自己
　　　也为别人。

仿弹唱诗人

从爱情到爱情，
生活像公路一样飞翔……
半个星球——
　　　　　　缀满露珠。
半个星球——
　　　　　　浸染血浆。

煤在灰烬里熔化，
和燃尽的蜡烛相仿。
半个星球——
　　　　　　霞光灿烂。
半个星球——
　　　　　　夜色茫茫。

飞身扑向理想，
我想追却追赶不上。
半个星球——
　　　　　　雨水淅沥。
半个星球——

雪花飞扬。

我要感谢命运，
为了窗口的反光……
半个星球——
在我心里，
其余部分——
在你身上。

不必忧伤

细雨飘洒密如丝网，
雨点扣击你的窗棂，
爱情，
　　　今天擦肩而过，
而明天，
明天你将和她相逢！

不必忧伤——
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
你要等待，满怀希望！

林间小路洋溢春的气息，
艳阳天土地困倦而疏松。
机遇，
　　　今天擦肩而过，
而明天，
明天你将和她相逢！

像露珠在原野，
　　　　　　　像星星在天空，
像欢快的波浪在大海中翻腾，
但愿永远伴随着你，
　　　　　　　　　伴随着你，
美好的机遇，
美满的爱情！

不必忧伤——
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
你要等待，满怀希望！

三个词如同三把火

三个词，如同三把火，
大白天来到你面前。
它们有时候出现在夜晚，
形似地球，
庞大无边。
三个词：
　　　　“我爱你！”——
犹如海船上的风帆。
多么古老的语言！
而头昏脑胀好晕眩，
头昏脑胀好晕眩！

三个词，像永恒的春天。
无穷的力量在其中蕴含！
三个词——
　　　　　同命运，
同幻想，
同航线。
有一天你终于难忍耐，

脱口说出：
“我爱你！”
多么古老的语言！
而头昏脑胀好晕眩，
头昏脑胀好晕眩！

三个词，就像三道霞光。
高声重复你又说一遍。
你头一遭
理解了这词句，
决非偶然。
三个词从远方飞来，
把世纪的心灵
洞穿。
多么古老的语言！
而头昏脑胀好晕眩，
头昏脑胀好晕眩！

冬天的爱

院子里过于寒冷。
腊月里枉然出现爱情。
冬天的爱
　　　　为时短暂，
雪花
　　飘落大地
　　　　　　轻轻。

雪漫街道，
　　　　　雪遮森林，
也覆盖了你的言语
　　　　　　　　和眼睛。
冬天的爱
　　　　为时短暂，
雪花
　　飘落大地
　　　　　　轻轻。

你和我即将分手。

我听出话音冰冷。
冬天的爱
　　　　为时短暂，
雪花
　　飘落大地
　　　　　　轻轻。

冬天的誓言结了冰。
我将久久地盼望春风。
冬天的爱
　　　　为时短暂，
雪花
　　飘落大地
　　　　　　轻轻。

婚　礼

默默无言我走在乡村大道上，
道路是那样空旷而漫长。
忽然，手风琴齐鸣轰然喧响，
寂静摊开双手
　　　　　　耸耸肩膀。

原来这是婚礼，婚礼，婚礼！
载歌载舞演奏乐曲！
翅膀驮着这婚礼飞向远方。
一个村庄
　　　　容不下这盛大的礼仪！
大地太窄
天太低！

风儿舞弄着飘飘的披纱，
乡村乐队演奏如潮水轰鸣。
新郎倌显得格外严肃，
而新娘
　　　光彩照人好年轻！……

三套马车隆隆驶过像插着翅膀，
一辆辆散发着
　　　　　　春天的芳香。
从未尝过结婚滋味的我
　　　　　　　　　　迈动脚步，
非常惋惜，
　　　　　我不是新郎。

有个地方举行婚礼，婚礼，婚礼！
载歌载舞演奏乐曲！
翅膀驮着这婚礼飞向远方。
一个村庄
　　　　容不下这盛大的礼仪！
大地太窄
天太低！

请你呼唤我

我早已不相信梦境。
如今你将穿越火焰……
请回过头来招一招手，
哪怕是只有短暂的瞬间。

假如你忽然心里难受，
假如爱情
　　　　又浮上你的心头，
请你呼唤我，
请你呼唤我，
请你呼唤，
　　　　　随便什么时候。

最早的雷鸣
震响在高高的天际。
你的声音，
　　　　　像一支歌曲。
可惜，歌词我已忘记。

假如你忽然心里难受，
假如爱情
又浮上你的心头，
请你呼唤我，
请你呼唤我，
请你呼唤，
随便什么时候。

唱吧，吉他！

轻轻贴近
　　　　早已期待的吉他，
小心谨慎
　　　　我把琴弦弹拨。
吉他应和，
　　　　音调欢乐，
美好的情绪拥抱了你和我。

从晨曦到晚霞，
从黄昏到黎明，
唱吧，
　　　吉他的琴弦，
请歌唱爱情！

调好琴弦，
　　　　　抒情曲旋律和谐，
走过熟悉的小路，
　　　　　　　　看星雨陨落。
吉他像我心，跃跃欲试，

我请求她说：
“愿你幸福，像一支歌！”

轻轻贴近
　　　　早已期待的吉他，
小心谨慎
　　　　我把琴弦弹拨。
须知有这样的吉他，——
她们演奏，
连大乐队也得乖乖地沉默！

从晨曦到晚霞，
从黄昏到黎明，
唱吧，
　　　吉他的琴弦，
请歌唱爱情！

感　谢　你

感谢你
　　　为率真而神秘之城
韵律和谐。
感谢你
　　　为人情世态冷漠，
而你却已融化，
像融化的冰雪。

为悄悄话，为呼唤声，
为瞬间也为永恒，
为不再燃烧的霞光，
为欢笑也为忧伤，
为一句“别了”说得轻盈，
感谢你
　　　为历历在目的
　　　　　　　　　　　　万千情景！

感谢你
为你遵从命运的安排而到来，

感谢你将为另一个人而存在，
感谢你
　　　为你曾陪伴过我，
还因为
你叫人难以忘怀。

为悄悄话，为呼唤声，
为瞬间也为永恒，
为不再燃烧的霞光，
为欢笑也为忧伤，
为一句“别了”说得轻盈，
感谢你
　　　为历历在目的
　　　　　　　　　　　　万千情景！

你的婚礼

正在举行的是你的婚礼。
请你，请你不必紧张。
看，我正陪着新郎交谈，
我跳舞，
　　　　舞伴是你相邻的姑娘。
彬彬有礼我向你祝贺，
我快活！
嘿，我多么快活！……
总而言之，谢谢，
在这重大的日子你想起了我。

你可记得那个寒冷的夜晚？
雪花无力地飞旋，
我们在空旷的街头漫步……
你可记得那空空的房间？
你的声音圣礼一样神秘：
“我和你
　　　　永远不分离！……”
你的话语

像永恒的乐章
至今回响在我的心里……

正在举行的是你的婚礼。
请你，请你不必紧张。
看，我正陪着新郎交谈，
我跳舞，
　　　　舞伴是你相邻的姑娘。
彬彬有礼我向你祝贺，
我快活!
嘿，我多么快活！……
也许，
　　　正因为这个缘故
我的酒
才又苦又涩。

甜甜的浆果

甜甜的浆果
　　　　　在林中招手，
丰盈的香味儿撩拨激情。
甜甜的浆果
令人陶醉。
苦涩的浆果
使人清醒。

我不晓得
　　　　我的运气如何，
猜不透浆果的生长秘密：
甜甜的浆果
春天才有，
苦涩的浆果——
长在四季。

命运陡峭啊
　　　　　如同山峰，
凹凸坎坷难以攀登。

甜甜的浆果
屈指可数。
苦涩的浆果——
足有两桶。

从窗口里望着
　　　　　　我的背影，
任你嘲笑我不幸的遭遇。
甜甜的浆果
共同摘采，
苦涩的浆果——
归我自己。

年龄之歌

纵然我头发花白，——
我不怕冬天的严酷。
我的年龄——
　　　　　　不仅是负荷。
我的年龄——
　　　　　　是我的财富。

我常常把时间催促，
习惯于凡事承担重负。
虽然我没有积攒金钱，
我的年龄——
　　　　　　是我的财富。

对年龄轻轻说声“谢谢！”
我把岁月的苦药吞服。
我的年龄不奉送他人！
我的年龄——
　　　　　　是我的财富。

“啊，你的星行将熄灭……”
假如时光对我轻声低诉。
一只孩子的手
　　　　　　将会托起
我的年龄——
我的财富。

白云之歌

我相信，
　　　　青春
依然近在身边……
白云飘浮
曾映衬风华少年。
雪白雪白的，
轻轻的云。
像我的爱，
我的初恋。

像我的爱。
像我的梦幻。
至纯至美。
明澈悠然。
白云
融化在空中。
融化
　　在空中。
留下

长久的思念……

凭借呼唤的回声，
很久以前的呼唤，
白云，
请你回到我的身边！
业已忘怀的一切
重新浮上心头。
未能如愿的——
即刻实现。
唯独不要，我请求，
不要变成泪汪汪的昏暗，
白云——
切莫变成乌沉沉的云团……

我相信，
青春
依然近在身边……

白云
飘浮
曾映衬
风华少年。

叙 事 篇

电影替身演员的自白

我——电影替身演员。
没听说过
　　　　这种职业?
无人赞美的职业。
无人赞美,
　　　　　说得正确!
我不明白,
为什么
我还不厌恶
这厮杀格斗
　　　　　纵身跳崖的
　　　　　　　　　　职业,
以为了艺术的名义,
闯狼群入虎穴……

字幕上不闪现我的名字，
我啐口唾沫不计较！
我摔打栽倒的地方，
从不铺垫
　　　　泡沫塑料。
下雨阴天，
受伤的筋骨
又疼又酸……
我是电影替身演员。
我飞，
　　　我跑，
　　　　　　我潜入水底。
不相信人寿保险。
我唯独相信
　　　　　我自己……
假定说，
电影剧本
　　　　引人入胜。
外景——
　　　　在摄制之中。
片子拍了
将近一半，
忽然，主角要开了脾气。
一再推掩，

　　　　　哭哭啼啼。
在这种天气
　　　　　游泳，
主角不乐意!
拍摄场上“着了火”。
导演搔乱了
　　　　　蓬松的头发。
这时节，
人们往往召唤
　　　　　　我。
我对他们说:
　　　　　　“开拍!
立刻跳入激流。
扬鞭跃马我跑得飞快。
我击剑格斗。
拍摄间隙喝口茶。
用呵气暖暖
　　　　　冻僵的双手。

膝盖跌破。
肩膀皮开肉绽。
而旁边
　　　正拍摄
主角的盛大场面。

我是主角的肌肉。
我是主角的勇敢。
我是战胜凶险的决心。
我是电影替身演员。
而替身演员
　　　　　需要专注和果断。
我又该去某地
　　　　　　爬鬼见愁的墙壁。
而虚弱的主角
正在柔软的床上
　　　　　　　排戏。
我溶解于他，
像河水溶进海洋里……
也许，今后他将风靡一时
　　　　　　　　　　　成为名星，
也许，到那时
他会讲述他怎样摔打，
　　　　　　　　　怎样厮杀。
说他曾经多么愉快。
一点儿也不害怕……

我是电影替身演员。
我，也许，
无缘无故

感到愤慨……
让女孩子们相信去吧，
相信吧——
他是真正的男子汉！
而这号的男子汉
与女化妆师对骂，
长时间彼此纠缠。
在他身上，
大概只有裤子
与男人相像，
充其量只有这一点！……

我是电影替身演员。
今天，我喝酒，我心烦。

来，为替身演员们干杯！
他们在用生命冒险。
你——
也是替身演员。
有时候你狂怒地吼叫。
别的人——
默不作声。
躲在替身背后，
他们轻松。

色彩之歌

他头发火红，
　　　　　　像松蘑焖肉。
火红，
　　　像雪地里的香橙。
母亲开玩笑，
　　　　　　母亲很高兴：
“我的乖儿子
是从太阳上降生……”
她的另一个儿子头发乌黑，
黑得像
　　　烧焦的木炭。
人们问起来她就哈哈大笑，
回答说：
“那个夜晚
　　　　　太黑暗……”

1941 年，
1941 年，
扩音器惊呼

灾难。
两个儿子，
　　　　　大地的精英，
成对成双
向妈妈深鞠一躬，
随即上了前线……

年轻人打仗
　　　　　有机会体验
红色的狂暴烽火
和黑色的硝烟，
凶狠的绿色
　　　　　点缀荒芜的田原，
还有灰色的
　　　　　战地医院。

两个儿子
　　　　成对成双，
两个翅膀
搏击到胜利。
母亲等待消息。
她对命运不诅咒，
　　　　　　　　不怨恨。
丧事绕过了她的小房子。

她走运，
忽然间大喜临门。
像她这么幸运的
三里五乡唯独一个人!
幸运!
幸运!
她真幸运!
两个儿子
一同回到村:
两个儿子
成对成双，
身强体壮……
胸前挂满金色的勋章。
两个儿子并排坐——
肩膀挨着肩膀。
腿不残，
手没伤——
还能指望怎么样?
绿色葡萄酒喝个痛快，
该欢畅时尽情欢畅……
两个儿子
只有头发变了颜色。
一绺绺——

惨白惨白……

看起来，
战争中
多的是白！

铜喇叭传奇

于是他受到烈火和水
以及铜喇叭的考验……
——引自古籍

从前世界上有个勇士。
论武艺全国无敌。
这勇士
　　　从不怯阵
　　　　　　　　　也从不傲气。
午餐吃一只羊。
晚餐吃一头牛。
食量惊人，
　　　　　力大无比。
真叫
　　神奇！……

他——有时厮杀，
有时
　　想和高手比武！

任何力量
也不能使他屈服……
大公应治理国家。
奴仆该洗涮衣物。
而勇士
　　　必须
　　　　　把奇功建树……

有一天勇士身跨战马。
纵跃驰骋。
　　　　　奔向海洋。
随即冲进惊涛骇浪——
人们传说——
过了七天七夜，
到第八天早晨
他来向大公献礼——
一根绳子牵来了海中之王。
人们欢呼：
“乌拉！”
人们叫嚷：
“真棒！”

勇士而后出发
征讨气味恶臭的焦煳国，——

消解功勋的饥渴
　　　　　　　须建立新的功劳!
赤手空拳
　　　　生擒了
　　　　　　　口吐凶焰的火妖。
(勇士只燎着了一点点儿
络腮胡须和眉毛梢儿……)
震奋人心的节日!
大公的传令官
　　　　　　在广场上
　　　　　　　　　　高声宣告!
(我讲的故事自然我知道。)
嘹亮的喇叭吹起来,
精致的喇叭吹起来,
许许多多铜喇叭一齐吹起来,
颂扬
　　勇士的荣耀。

勇士欣然倾听
　　　　　　喇叭呜哩哇啦。
一面听,
一面咂摸
　　　　每支喇叭的音调变化。
白天听,夜里听。

听得心里乐开花。
到后来——
兴奋癫狂
　　　　一命呜呼
　　　　　　　　死于妄自尊大……

世界上有过一个勇士。
论武艺显然不是最差。
曾经有过，——
可后来再也见不到他。
令人惋惜的勇士……
歌颂功德的铜喇叭，
　　　　　　　　　这考验委实可怕！
先民们深思熟虑，
并非是随随便便说笑话。

童话，善良的幽灵

从前有个善良的幽灵，
钻出了魔瓶，
瓶子
　　送给了一个小伙子……
国王的众卫士大吃一惊：
一条黑影
　　　　闪过身边
　　　　　　　　大步走向王宫。
国王，
绯红，和烤羊肉串儿差不多，
瞅一眼幽灵，狡黠地说：
“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
　　来自童话世界……”
“到这里来干什么？”
“行善
　　造福……”
“看来你是请赏讨封？
想要金银财物？

还是想要天鹅绒?
也许，是想娶公主？”
“不，不要。
我——
　　　是幽灵。
什么也不要。”
国王朝圣像画了十字，
有节奏地晃动权杖，
说话口气严肃：
“从没有这种事情，
无缘无故
　　　　为人造福！……”

幽灵冲他微微一笑。
他在京城里出现。
身上
　　　涂一层黑烟。
他
　先铲除了饥饿，
教给儿童识字，
伐林垦荒，面无惧色，
轻而易举地把鼠疫消灭……
人们却不大相信
幽灵，

对他大惑不解。
只有一点引起人们的兴趣：
“你务必说说，
不要保密……
难道真没有油水
留给自己？！”
“我是幽灵！……”
“不，答非所问！
这种事旷古未有……
扶危济贫
为民造福，
却不图酬报，
不为自己
捞取好处……
你懂吗？——
没有傻瓜……”

幽灵
把黑麦播种在战场。
(夜里
人们把这些黑麦
统统烧光。)
幽灵宣扬真理。
(无人信仰。)

修造天文馆。
(无人参观。)
人们忌讳幽灵。
驱逐幽灵。
(幽灵两次
奇迹般避开人群
绝处逢生。)
天主教牧师，
犹太教牧师
和神甫们
齐声合唱，
诋毁幽灵！
天主教堂和清真寺院
成千上万个教徒诅咒他一个，
一片漫骂声！……
假如他
不是永生不灭，
必定因痛心疾首
而殒命。
愤慨的情绪难以排解，
冲着这不可理喻的世界，
幽灵
啐了一口唾沫……

他就此决定
为自己
培植醋栗——
一种含维他命的
　　　　　　　浆果！……
被人遗忘的小屋上空，
映照着怪物最后一丝激情，
悠悠漂浮的是——
不好不坏、
　　　　折中平庸的
　　　　　　　　　岁月。

铁匠偷马的故事

有个铁匠不喝酒。
吃的嘛，
　　　　靠上帝保佑。
不知是由于糊涂，
还是迫于生计，
有一天他偷了邻居的马匹。
铁匠被抓住。
于是召开了
　　　　　村民会议……

大家请长者
　　　　　发言。
长者把双手一摊。
松弛的眼皮里
　　　　　　滚落颗颗泪珠：
“乡亲们！
耻辱和痛苦
　　　　　使我想放声大哭！
我们村子里出了

贼！
大胆的歹徒！
和他站在一起，
叫我心如刀绞。
连呼吸——
　　　　　都感到厌恶！
但愿神圣的土地
没有强盗的容身之处！……”
人们开始窃窃私语……
大体上
　　　作出了决定：
一条绞绳
　　　　将结束
　　　　　　　铁匠的性命……

这时站起一位老人
　　　　　　　　(老态龙钟)。
由于激动，
白发冠冕颤抖不停。
他说道：
“让我们想想吧，
　　　　　　　　村民们！……
丢的什么东西？
是马。

谁偷的?
打铁人！！
打铁的只有一个呀——
　　　　　　　　　　我们村!
我们过日子离不开铁匠。
没有他——
　　　　　　简直不堪设想!
(审判他的法官该是上帝……)
我们
　　绞死小偷儿，
却把铁匠失去。
到头来，
我们
　　惩罚的
　　　　　　将是我们自己!
请诸位仔细考虑！……”
人们又开始窃窃私语。
没完没了的
　　　　　　争执与怀疑……

这时节
站起来一位老人。
他深孚众望。
“说得对!

没有必要
　　　　绞死铁匠！
他的过失
让他用金钱赔偿！……
既然
提出了判刑的说法，
我们村
　　　倒有两个箍桶匠，
两个！
他们——
　　　　游手好闲吊儿郎当！……
我们不妨
把他们当中的一个
　　　　　　　　送上刑场……”

聪明的居民们
　　　　　　各归各家纷纷走散。
抽烟。
心平气和
　　　　重新又把活儿干……

做那个
唯一的铁匠
很合乎我的心愿！

(假如——
偷
　马——
事出偶然。)

贝加尔湖之歌

整整一天白把他们寻找。
远处，
　　　　　离开惯常的航线，
汽艇奉命去运输石料。
小艇
正往湖底下沉。
艇上的乘员——
　　　　　　　　　　共有四人，
偏巧还有个搭船的女乘客……
看来，这也是命中注定，
湖水
出奇的寒冷。

大家都知道
(何必自我安慰
指望出现奇迹？)——
在这种天气，
在水面上
顶多能坚持半个小时，

然后就……
去他妈的！
反正谁也脱不过去……
上尉
　　瞧了瞧那个少女：
“小伙子们，
这姑娘
何苦也受牵连？
我们
　　活的日子已经不短，
可她
什么都还……
别忘了汽艇上
　　　　　　有根桅杆！
这桅杆——
就是一个人的小船！……
小妹妹，别哭……
让我们也把死神
　　　　　　　骗上一骗……”

可她说：
“我不会游泳……”
他劝：
“不一定非得会游！……

我们把你拴牢，
　　　　　　　裹紧——
保你一辈子不会下沉……
只是你得尽力呀，亲爱的，
代替男子汉游出去，
代替我们。
也许，能熬过严寒……
总而言之，
　　　　　这个集也该散啦！
你务必把我们的信件带上岸。
准备好了吗？
我想说的都已说完……”

……第一个人写得很简短：
“请原谅笔体潦草——
因为冷。
请原谅字迹模糊——
因为潮。
可能
　　就这样下沉。
如果没有人
　　　　　搭救我们。
你嫁人吧。
你的谢尼亚……”

第二个人
把帽子向前额拉了拉。
交了信。
一只脚在甲板上用力一擦。
信上写道:
“娜达哈!
　　　　　回头再嚎啕大哭!
眼泪
对美人儿可没有好处……
我们还能漂流一会儿!
一切都在前头!
一切都在前头,
　　　　　　除了屁股……”

第三个人
肩膀依着
　　　　向上翘起的驾驶舱,
颤动着嘴唇——
心胸开阔却不走运。
也许——他在诅咒,
也许——他在祈祷,
也许——他在背诵
重要的

生活信条。
“我的前妻，
再不必分家分东西啦——
分什么床单枕头，
分什么杯碗鞋袜……
你要疼爱阿廖沙！
阿廖沙。
阿廖沙。
为我疼爱
儿子
疼爱阿廖沙……
我知道，
你爱我
不过是逢场作戏。
可现在——
就算是对待死人！——
请不要吵架：
疼爱阿廖沙吧。
阿廖沙。
阿廖沙。
我原谅你。
你要疼爱阿廖沙！……”

而第四个人

不高兴地嘟哝了一句，
声音含糊：
“没的人可写！……
再说——
　　　　也没有功夫……”

……信件藏进玻璃纸。
(面孔湿漉漉，
　　　　　　像在流血。)
一阵沉默。
互相接吻。
他们沙哑地说：
　　　　　　“要活着！……”
抹去涌出的眼泪，
一面把绳子拴牢，
一面说道：
　　　　“要坚持……”
然后猛地推开，
最后说了一句：
　　　　　　“务必游出去……”
他们目送她的背影，
直到桅杆渐渐消失……

她在贝加尔湖上漂流。

疯了似的
拼命呼喊!
或许,
逃离了凶险,
或许,
正接近
死亡的深渊。
呵气的蛛网
在嘴唇四周
形成雾幔。
周围涌动着
隆隆作响的
紫色的昏暗!
异常沉重的
是别人的信件。
浪涛滚烫……
自寻死亡的
送信的姑娘——
不停地漂荡,
不停地漂荡,
不住地颠簸,
风
掠过湖面,
令人迷茫,

使人绝望……
而她是
与活着的人们沟通联系，
肩负特殊使命的
全权大使！
长久的回声，
临终前的手势，
孤独的呻吟
在湖面上延续了
许多时日……

……后来
直升飞机的探照灯
微微晃动，
悬在
她的上空。

观者校对

2007年5月27日星期日

13:48:30